

安 全 理 事 会

PROVISIONAL

S/PV.4113 (Resumption 1)

15 March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四一一三次会议(复会一)逐字记录
2000年3月15日星期三,下午3时4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 席</u> : 乔杜里先生	(孟加拉国)
<u>成员国</u> : 阿根廷	马尔西科先生
加拿大	安吉尔先生
中国	王英凡先生
法国	杜特里奥先生
牙买加	达兰特女士
马来西亚	哈斯米先生
马里	乌瓦纳先生
纳米比亚	阿希帕拉-穆萨夫伊夫人
荷兰	哈默先生
俄罗斯联邦	拉夫罗夫先生
突尼斯	本·穆斯塔法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海恩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坎宁安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C-178)。

下午 3 时 40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在先前磋商中达成的谅解,安理会现在将听取会员国发言对专家小组报告进行评论,对这些会员国的邀请是根据安理会暂时议事规则第 37 条发出的。

第一位发言是布基纳法索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方多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我们直到昨天才知道专家小组调查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制裁违反情况报告的内容。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早些收到报告使我们能够深入研究并对辩论作出有意义的贡献。我们以后将再谈问题的这一方面。现在,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们发言,发表我们对专家小组工作的看法。

对于今天提交安全理事会成员审议的报告——对于报告正式公布前媒体就作了广泛报道,我国政府已作过分应——我们作如下初步评论。

首先,必须指出专家小组去我国布基纳法索进行调查的使命十分明显地是搞糟了。的确,当小组主席莫兰德大使在 1999 年 11 月 11 日写信给我建议 1999 年 11 月 13 日这个日期时,我国政府提出改为 1 月份,理由很简单,能对小组的期望作出有益反应的有关政治当局将在上述日期有空,因为他们将在洛美举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这一安排似乎确定下来了,特别是同制裁委员会主席交换看法之后。然而,1999 年 12 月 3 日星期五,专家小组从阿比让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不得不去瓦加杜古。这使我们十分惊讶。于是,正如人们所预期的,接见专家的只是行政官员,他们自然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然而,在他们后来去的洛美,专家们受到我国外交部长的长时间接见。但是,他在多哥无法满足他们提出的去某些据说有疑点的地方进行调查的请求。因此,报告第 21 段断言布基纳法索当局当场拒绝小组提出的调查博博-迪乌拉索机场的要求,使我们感到迷惑不解。这些细节并非无关紧要,却没有写入报告中,因而使人产生的印象是布基纳法索当局蓄意不合作。有可能所有这些是为了使他们难堪并陷入无助的境地,以便可以在后来指控他们拒

绝合作？

此外,福勒大使会记得,由于对我国立场的透明度的关切,我在一次同他访谈时建议专家小组应回到布基纳法索。他认为这没有问题并甚至向我建议说,如果进行新的访问没有可能,布基纳法索可以以书面提供专家们可能要求的任何信息。

我必须忆及所有这一切以便说明很难认为专家小组在布基纳法索所做的工作是特别细致的。然而,对我国进行的指控的依据是该团工作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专家小组报告的主旨是根据安盟变节者的指控——换言之,是那些成为他们原先领导人约纳斯·萨文比的敌人的人进行的指控,他们的判断必然带有怨恨以及也许还有复仇精神的色彩,不会是没有偏见和公正的。

仅仅根据这一考虑,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些指控?为了联合国的信誉,这么重要的一份调查报告——而且可以说这么严重的一份报告,因为它把若干国家和国家元首扯入——必须严格根据在公正和透明过程中收集的确切、具体、经过核查和可核查的事实。然而,我尽管对专家小组成员心怀敬意,但是要说报告似乎是根据影射而不是确切的事实。例如,可以指出大部分事实没有日期,不协调和前后不一。例如,关于报告的第 10 段,反对布基纳法索的主要证人班杜阿将军完全知道曾经通知安哥拉政府专家们将向他提问。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的证词?

我们读了报告之后使我们感到因假定某些国家和领导人有罪以及其他国家和领导人无辜而造成的某种程度的偏袒。否则,我们如何解释这种把主要重点放在远离战区数千里的三个非洲国家这一考虑欠周的做法?看来是偶合,这三个被认为有罪的国家属于同一地理区域,而且都说法语。让我们实话实说吧。

我们还可以详细地谈论这份报告的偏袒性,但是我们不想使安理会不耐烦,尤其是看来我们会有机会再谈这件事情。

然而,我们愿提出三点。委员会成员在欧洲、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地方进行了调查。为什么报告在这一方面保持沉默?似乎奇怪的是,提到的主要是非洲国家,因为报告只将它们称为中转站或中间人。那些居首位的国家怎么样?主要来源怎么样?

最终目的地怎么样?那些在指挥系统末端获益的人怎么样?

专家小组认为雇佣军与安盟问题非常重要。尽管如此,尽管小组不断收到这方面的有关资料,小组专家说,他们未能证实这一情况。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访谈 Executive Outcomes 公司的代表,或者甚至就这一重要问题询问某些国家?

似乎有人想要掩盖事实,并且为某些重要行为者开脱。报告自己在第 12 段中说,“无可避免地许多行为者,包括重要人士,都没有列入其中。”如果他们是重要的行为者,为什么没有提到他们?为什么要说“不可避免地”?

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报告在第 99 至 104 段中所称安盟使用钻石收买朋友和支持者。专家证实收到第一手证词,使他们得以点若干国家元首的名。根据报告第 12 段,小组所采用的原则之一是,一个事实只有在得到至少两个消息来源确认后才能被视为正确的。对布基纳法索总统的指控只是以一个人即班杜先生的证词为基础。为什么在这一具体问题上小组没有遵循自己的原则?小组在这里实行双重标准。

我们再次欢迎安全理事会采取主动设立专家小组,因为最终该小组关切的是查明真相。但是我们认为,任何调查必须建立在严格的、公平的和可靠的基础上。

布基纳法索认为,专家小组的报告并没有满足这一方法的严格科学要求。此外,鉴于所提出的严重指控的敏感性,我们认为有关各国本应该有机会甚至在报告发表之前作出答复,这种答复本应该列入最后报告中。这本来至少具有透明特别是公正的优点。

我们反对专家小组报告的结论,尤其是反对那些点名指控我国国家元首的结论。在安理会面前,我们重申我国政府于 3 月 12 日发表的否认声明。

也许,我国的唯一过错——这一过错造成某些国家如此尖刻的态度——是,我国是迄今敢于认为任何给安哥拉带来和平的解决方法不能排除谈判的少数国家之一。

报告中没有一处提到安哥拉人民。然而,最终他们的命运才是重要的。另一方

面,多处提及钻石。

因此,我们想问几个问题。谁从禁运中受益?谁购买安盟的钻石?谁正在制造武器并把这些武器卖给安盟,而安盟正用钻石钱购买这些武器?这些问题和许多更多的问题本应该在报告中得到解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小国家想要听到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对我们共同组织、联合国的有关各项决定的承诺,并再次声明,布基纳法索将加入任何旨在实现和平的主动行动,布基纳法索将尽力帮助在安哥拉、非洲和在整个世界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克波茨拉先生(多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热烈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我相信,贵国、孟加拉国将在你任职期间为本机构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给我机会在关于安哥拉局势的辩论期间发言,并让他们初步知道我对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237(1999)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的报告的看法。自然,我国保留稍后向安全理事会提供任何必要的进一步资料的权利。

我首先要就安哥拉人民和因为该国内战而正遭受苦难的所有人说几句话。秘书长的最后报告(S/2000/23)说,目前有 370 万冲突受害者,其中 200 万流离失所。该报告还在第 15 段指出,在安哥拉,“包括安盟在内的所有军事人员对抢劫作物和破坏财产负责”。

多哥衷心希望该国恢复和平和尽快找到政治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的方法。我们真诚地希望,冲突双方、即政府和安盟将承认联合国可能发挥的作用。

在 1 月 18 日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会议上,制裁委员会主席向我们提供了可与莫斯科审判拙劣片断相配的录像介绍,显示安盟叛逃者作证。今天,安理会面前有负责研究破坏对安盟制裁的专家小组的报告。

在谴责报告中所提出的指控的粗略性和有选择性的同时,我要发表两点意见。第一,应该强调,通常,在法院提出诉讼或对第三方提出指控的人有义务证实事实。提出指控的人必须提供证据,而不是相反。

第二,几乎所有对多哥的严重指控都是根据从安盟开小差者或叛逃者,即班杜阿将军、别名为卡利亚斯的阿尔西德斯·卢卡斯·坎昆加上校、上述者兄弟阿里斯蒂德斯·坎昆加上校和阿劳优·萨凯塔先生的陈述作出的。我要指出,报告第 9 段脚注 5 称后者是“若纳斯·萨文比先生的儿子”,他“同安盟决裂并于 1999 年 10 月从洛美回到安哥拉”,但与此相反,这位名叫阿劳优·萨凯塔的学生在 1999 年 10 月他 19 岁时遭到绑架。

在发生这起绑架事件后,又有人在 1999 年 1 月 9 日企图绑架他的弟弟、当时才 17 岁的埃罗伊·萨凯塔。这次攻击由安哥拉驻拉各斯大使馆二等秘书曼努埃尔·达希尔瓦·卡西米罗执行,但被多哥保安部门挫败了。他当时曾在被捕和被起诉后说,他是学习那些从事第一次绑架者的榜样,为晋升而独自行事的。

我还要特别强调沿循的工作方法。不幸的是,工作方法包括编纂谣言、异端邪说和闲言碎语,这些东西随后因得到安盟叛逃者证实而被视为经过核查。当这些人随后都加入政府军时,人们怎能相信他们提出的指控?难道他们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或仅仅为了生存,而重复那些曾在最佳冷战学校受训的别人对他们说的悄悄话吗?

在一个叛逃者、在此案中即班杜阿将军提供的情报确实得到专家小组核实的寥寥无几的案例之一中,该情报结果毫无根据。具体地说,让我提及该报告第 40 段:

“班杜阿将军表示,他认为 BM-27(飓风)型多射导弹系统经过多哥而来自乌克兰。但乌克兰政府报告称,乌克兰在有关时期内没有授权向多哥出售军火。”

报告第 40 段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断言:

“小组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乌克兰政府直接或间接向安盟出售

军火,或提供军事援助。”

因此,小组在此案中为何不以证明乌克兰无罪同样方式证明多哥无罪呢?

人们可以从报告第 101 和 102 段中再次看到,采取的办法绝对缺乏严密性,小组在这两段中称,款额以钻石形式支付。没有提出任何日期,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因为事实是都是虚构的。然而,假设制裁委员会愿请我们作出额外解释的话,则我们想知道所提及会晤的具体日期。那几次会晤是否都在 1997 年 8 月 28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禁止安盟成员旅行的第 1127(1997)号决议那天后进行?还有所谓的钻石交易,它是否在 1998 年 6 月 12 日安全理事会通过禁止转让安盟所持钻石的第 1173(1998)号决议后成交?

但是,这样一个得到慷慨资助的机构确实应该采取更严密的办法,同时特别顾及制裁方法的逐渐演变及其渐进多样化方式,

接下来,报告第 64 段几乎指责我们同布基纳法索和赞比亚一起受到安盟的“勾引”,以期向它提供石油产品。“受到勾引”显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这样做,专家小组很注意不在这个特定问题上责怪我们。但尽管如此,它还是造成了损害,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我也可以使用四处得到的情报,并从房顶向各个方向高声公布它。例如,我可以谈及加拿大非政府组织非洲-加拿大联盟关于塞拉利昂钻石贩运问题的出色报告并表明,德比尔斯钻石公司——令人好奇的是,该公司几乎没有在小组报告中提及,但该公司控制着 80%至 90%的世界钻石贸易——1999 年获得了加拿大埃卡提矿的 35%份额,将占今后几年世界产量的 6%。

我还要提及塞拉利昂的情况,因为虽然加拿大在安哥拉没有利益,但在塞拉利昂却有三家加拿大公司——即莱克斯钻石采矿公司、美加矿产有限公司和钻石开采公司——它们都在塞拉利昂从事业务活动。我可以这样说,1985 年 9 月 14 日在多伦多注册的莱克斯钻石采矿公司的负责人曾公开吹嘘他们同福迪·桑科的革命联合阵线(联阵)的特权关系。

我列举的这些情况都是经过证实的事实。我是否应由此断言政府支持联阵呢？我能写下这样的话而不征求有关国家的意见吗？尽管如此，有人在多哥问题上就是这样做的，我请安理会所有成员思考这个问题。

让我再谈一谈小组的工作方法。我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我们由衷地信任联合国的中立。报告几次指责我国违反现行制裁规定，接待萨文比先生家属，包括其子女。我们不否认这个事实，但除非我们用个人宿怨逻辑推理，否则我们认为不能让儿童对其父辈的行动负责。但显然，如果制裁委员会拟定的名单上列有这些儿童，我们将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把他们从我国驱逐出去。但联合国是否敢走这条路，并因父母——在某一时刻，因为生活中的有些事情确实会改变——被推定犯有某些罪行，而剥夺子女的生命权和受教育权？例如，对利比亚和伊拉克盲目强制推行和实施制裁给无辜平民造成的破坏性后果，使我们对这个想法不寒而栗。

无论如何，让安全理事会和制裁委员会负起其责任吧，我向各位保证，我们将承担我们的责任。当然，人们可以因许多事情指责我们——可以指责我们为促进在非洲大陆实现和平而主张对话，并正确地拒绝咒骂几位个人——但我认为，不能真诚地指责我们违反现行制裁规定。

现在再谈谈专家小组的指控所具有的选择性，我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并对此表示遗憾，即报告故意忽略了许多众所周知长期参与违反安哥拉制裁的国家，小组有时还援用有利于某些政府和国家的减罪情节。例如，人们不能理解专家小组怎能竟然在第 142 段说：“目前在阿比让的军事领导人据说同萨文比关系密切，并非常同情安盟。”但却对著名人士对势力范围或某些国家的决策进程施加的巨大影响却只字不提。

另外，人们完全可以质疑小组第 34 条建议中各忽略之处的相关性，这条建议没有提到安理会要求向它提交报告的某些次区域组织，好象在暗示这些次区域组织成员对安哥拉和平进程抱有某种敌意。

我现在涉及在我国进行的调查。我应该指出，因为专家小组认为那个时间不合

适,所以把专家小组的三位成员访问洛美的时间定为 1999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时间正好是西非货币联盟举行首脑会议的时间,随后又举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首脑会议。因此,我们当时建议专家小组主席略微推迟那次访问,而在 12 月 10 日之后再来。然而,这三位专家没有听取我们的建议,而是按他们的最初计划行事,就象他们来到我国意味着,所有有关政府部门都应接待他们,而不顾正在举行的首脑会议。结果是,直到他们在 12 月 11 日离开我国之前几小时,我国外交与合作部长和警察首脑才与他们会面了两次。

多哥方面了解一些所列举的关于与会晤安盟有关的违反行为的资料,它对有关在 11 月 17 日欢迎萨文比先生到达洛美的资料作出了反应。多哥方面提供了证据以表明,多哥政府当时正在多哥北部的卡拉举行部长理事会会议,并在那里会见了马里总统阿尔法·乌马尔·科纳雷。显然,如果萨文比先生当天在刚果解放运动领导人让皮埃尔·本巴先生陪同下乘一架军用飞机到达洛美,他当然没有受到与他被认为拥有的级别相称的欢迎。

这个由安理会授权为一项崇高事业而工作的专家小组除了以令人非常不安的轻率态度对国家,首先是对国家首脑发出这些指控外,有人企图使各国之间和各分区域之间彼此为敌;巧妙地走漏消息以使新闻媒介能得到这份报告。给人的印象是,在一个执行官方任务的国家的利益与实施对安盟的制裁之间存在着合谋。这些情况可能会严重影响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信誉。我认为,应该立即纠正这种情况。

就多哥而言,我们一贯申明并重申我们对联合国、对《宪章》理想、以及对非洲和平的承诺。我们一贯倡导安哥拉和多哥的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我高兴地能够告诉安理会,一个安哥拉代表团上周访问了多哥,具体地说是从 2000 年 3 月 4 日至 10 日。这个代表团访问了一些被国际洗脑运动指称为正在参与违反对安盟的制裁的地点。代表团去了多哥北部的科蒙多得克培瓦全国训练中心,该中心成立于 1975 年,并已经训练和毕业了 9 个班的监测员和突击队教官,其中既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难道这不证明多哥致力于国家间关系的透明度吗?这难道不表明我们希望

消除一切误解,对再次开始安哥拉的和平进程作出贡献吗?

我不能不在发言结束时为提醒那些有此种倾向的人而强调,正如他们不会想去象直布罗陀的伊努伊特人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尼斯加人被人统治一样去干涉别人的事务,非洲人也不喜欢接受其他地方来的人的指挥或命令——无论他们身负何种授权。除非有相反的证据,否则非洲统一组织的未来继续掌握在非洲人手中。

最后,我想重申我国政府对在安哥拉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视。我们现在用于彼此指控,为自己进行辩护以及彼此控告的精力不是可以更好地用于实现那个目标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个发言者是卢旺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穆塔波巴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想赞扬主席以及他的前任主持这个机构的工作。我们希望,他将明智地完成本机构的审议工作。

我们还想表示支持制裁委员会的任务并支持其主席致力于收集资料和建议由安理会审议。

象联合国的其他会员国一样,卢旺达政府刚刚了解了安哥拉制裁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内容。我想回顾,在组成专家小组时,它被授予以下任务:收集资料和调查关于在武器和有关物资、雇佣军以及对安盟的其他形式的军事援助方面违反对安盟实行的制裁的报道;收集资料和调查关于在石油和石油产品,钻石和安盟资金流动方面违反对安盟的制裁的报道;确定协助和纵容他人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安盟的制裁的人;建议结束这种违反行为并改进安理会对安盟实行的制裁的实施效果的措施。

安哥拉政府在保留以书面形式对专家小组报告的整体表达意见的权利的同时,希望今天立即对报告的某些章节作出反应。这些章节包括在第 25、26、50、67、82、83、107、148、155 和 156 段中。在这些段中,专家小组就安哥拉与安盟的合作提出了非常离谱的指控。这些指控可以归纳为涉及军事合作,安排钻石的销售,以及协助武器中介人之间会面。

卢旺达政府希望断然表明,这些指控毫无事实依据,仅仅是从那些出于只有自

已知道的理由歪曲事实的人那里听来的传言。还很清楚的是,与其调查报道的任务相反,即便是在专家小组得到澄清的情况下,这些澄清并未得到采纳,这从报告全文可以看出。当专家小组访问卢旺达时,卢旺达方面为它提供了资料和解释,而报告中甚至对此只字不提。我们不理解专家小组如何和为什么决定不将其包括在报告中。

总的来说,报告使人产生误解。由于不良的资料来源和无用的细节,报告具有许多混淆和矛盾的地方。有许多例子说明缺乏连贯性,但是由于时间限制,我们将以书面向安全理事会详细说明。

请将这一点记录在案:卢旺达政府要说明它没有同安盟进行军事合作。卢旺达军队利用安哥拉领土撤出卢旺达军队的这一事实并不必然意味着同萨文比的有盟约。安哥拉知道我们如何在一次成功的军事救援行动中将我们的军队撤出。我坚持这点。谁都从未为此事项同萨文比或同安盟任何官员接触。本来有可能是第一次,但是感谢上帝这一情况从未发生。象报告那样暗示,尤其是在第 26 段中,有一些卢旺达军队同安盟部队呆在一起,这完全是毫无逻辑的弥天大谎。

报告第 26 段关于卢旺达人“允许安盟在基加利大体上自由地活动,安排钻石销售”的说法绝对是不真实的。第 26 段和第 148 段所提到的个人同卢旺达当局并没有贸易接触。我坚持这点。这种说法是相当模糊、不具体、未经研究和未经核实资料的结果。这引起了严重的问题。

专家小组应该就为什么今天指称卢旺达同安盟打交道为安全理事会进行更好的调查,而不是简单地说“蒙博托对卡比拉”。这是错误的,是懒惰的脑力思考方式,是将各种杜撰拼凑在一起以使以前从未同萨文比或他的运动有过任何接触的——报告正确地表明这一点——某人和一个国家信誉扫地。历史应该将他们带到其他地方——不是到卢旺达,卢旺达是联合国所有败局的永远存活的可怜受害者。

卢旺达正式向专家小组提出挑战,要它对毫无根据、莫名其妙的指称提供具体证据,并谨重申它对这一机构和联合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各项决议的承诺。专家小组

负有向安全理事会和报告所提及的国家提供证据的举证责任以证实这些指称,而卢旺达则应象联合国任何其他会员一样被允许为继续支持对安盟的制裁而努力。

卢旺达仍然认为,安哥拉人民已经受够了苦难,并谨重申它支持为使安哥拉和该地区实现和平与安全所需要做的任何事情。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南非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十分感谢你召开今天这次会议。我们认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很高兴你们请我们参加会议。

南非政府欢迎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安盟的制裁问题专家小组的报告。在今后几周内,我国政府将十分仔细地研究这份报告,我们并期待制裁委员会讨论同一主题的随后各次会议。与此同时,我们期待收到更多关于该报告所含指称的更多的证据。我们支持联合国对安盟的所有制裁,并将为这些措施的成功继续同联合国密切合作以使安哥拉冲突得到和平解决。

我们知道我国一些公民参与了旨在破坏联合国制裁的努力。我们将对这些参与者采取坚决行动。南非将继续主张安哥拉冲突的政治解决,因为我们深信不会有持久的军事解决。我们再一次敦促安盟放弃战争、拥抱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保加利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索蒂罗夫先生(保加利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罗伯特·福勒大使今天上午就违反安全理事会对安盟的制裁问题专家小组活动的结果所作的丰富的发言。

由于昨天散发的专家小组的报告(载于 2000 年 3 月 10 日文件 S/2000/203)提到我国,我感到有责任发言并同安全理事会成员分享我对报告的初步看法。与此同时,我谨保留我国代表团在晚些阶段对向我国提出的指控作出更全面反应的权利。

首先,请允许我表达我国政府对违反既定程序的沮丧,既定程序要求所有有关国家先了解报告然后再提交给传播媒体。我们希望这份文件的散发方式将不会成

为安理会活动中的一个先例。

为避免将来发生不能令人接受的类似情况,我国代表团谨提出两项具体建议供考虑。第一,有关机构的主席不仅应对报告内容承担主要责任,而且他或她应对任何未经授权的泄露负责。第二,为帮助有关机构的主席履行这一责任,应该在向秘书处提供该文件供翻译和普遍散发的同时或之前将以原有语言写成的该文件提交给文件所提及的有关各国。

在作了这些程序性的发言之后,我谨请安理会注意专家小组的报告已经转送给保加利亚各有关当局供进一步审议、审查和分析。但是,目前这一点是绝对清楚的,尽管大众媒体作了一些猜测,报告没有也不可能包含甚至一点点具体证据,把保加利亚国家或其国家政策同违反安全理事会第 864(1993)号决议或是国际承认的军火管制体系的标准和准则的任何行为联系起来。报告本身在第 15 段中指出:

“安盟采购军火的方式不是在安盟同武器生产国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S/2000/203)

保加利亚政府充分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哥拉的各项决议,我们对安盟以及安哥拉局势的政治立场由于我们遵守欧洲联盟有关这一问题的宣言的决定而得到了明确的证实。保加利亚表示愿意进行充分合作,协助制裁委员会和专家小组调查违反安盟实行的制裁的情况。

专家小组在 2000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在主席安德斯·莫兰德先生的率领下访问了保加利亚,同外交部、经济部和部长理事会部门间委员会举行了几次会议。后者是保加利亚军火贸易领域中唯一获得授权发出许可证的机构。提供了全面和大量书面资料,包括对额外问题的答复,这些于今年 2 月 11 日提交给专家小组。因此,提交给该小组的所有资料都证明,保加利亚当局严格遵守国内立法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哥拉的各项决议。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告诉安理会我们对以下情况的极大关注。我们完全相信,充分支持和协助管制与监测机构的国家不应当由于歪曲或误解其提交给专家们的

资料而受到惩罚,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如此处理事实。另一方面,人们也许甚至有这样一种印象,没有及时提交实质性资料的国家可以安然无事,因为报告中没有详细提到它们。这样一种方法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将损害对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进行的有效监测。这只会削弱这些政府对专家机构活动的合作意愿,使它们更加谨慎。这些机构应当客观、公正、非选择性地执行任务,它们应当使其调查结果和建议以健全的法律证据为基础。

在本阶段,请允许我简单谈谈报告中涉及保加利亚的一些重大指控。第一,认定报告第 38 段所提的军火交易已经进行是没有根据的。当据认为赞比亚国防部提供的最终用户证书被发现是伪造的之后,这笔交易被取消了。这一段中所提的设备仍然可以在保加利亚国防部的仓库里找到并进行核查。专家小组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方法使人对编写报告时所用的资料来源的可信度产生严重疑问。

第二,报告第 42 段所提的向多哥供应的武器不存在法律障碍,因为该国并未受到安全理事会或欧洲联盟的武器禁运。此外,批准这笔交易的根据是多哥国防部提供的真实的最终用户证书。

第三,在保加利亚培训扎伊尔军官的基础是两国国防部于 1996 年之间达成的双边协议,当时并未限制这种军事合作。

在这样说之后,我代表保加利亚政府断然拒绝专家小组报告中提出或假定的有关我国可能违反安全理事会针对安盟的制裁的任何指控,它们是绝对没有根据和不可接受的。

正如我们在近年来反复宣布的那样,保加利亚根据 1996 年议会通过的一项具体法律,对其出口军火贸易实行最严格的控制。每笔涉外军火交易和具有双重用途货品和技术的交易都在仔细审查所需文件之后作为个案得到考虑和批准。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程序得到严格遵守。现行的出口管制许可规则正在不断得到改进,以便在这方面达到欧洲联盟的标准。一项法律修正案目前正被列入政府和议会今年上半年的高度优先议程。修正案的目的是要引进更发达的机制,控制并执行对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军火贸易实行的国际限制。

保加利亚不仅积极改善其国家立法,而且不遗余力地加强这一领域中的国际和区域合作。根据保加利亚政府的倡议,在东南欧稳定协定的赞助下,1999年12月在索菲亚举行了一次区域出口管制会议。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政治文件:关于负责任军火转让的联合宣言和关于协调最终用户证书的声明。12个与会国商定了一些具体措施,同区域中的非法军火违反作斗争,从而对实现国际社会在这一领域中的共同目标作出了贡献。

最后,我谨向安理会保证,保加利亚政府将认真审议这份报告,并准备同安全理事会制裁安盟的委员会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赞比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卡桑达先生(赞比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祝贺关于违反安全理事会制裁安盟问题专家小组为编写今天摆在安全理事会面前的报告所做的大量工作。当然,我们特别感谢福勒大使继续发挥的领导作用,以确保安全理事会对安盟实行的制裁不仅是有效的,而且得到加强。

我国代表团谨重申,赞比亚政府致力于确保我们地区的和平。因此,我们将反对可能加深邻国冲突的行动。安哥拉必须恢复和平与稳定,安哥拉人民不能再进一步受苦。为此,我国政府将同国际社会的所有努力进行充分的合作,确保遵守安全理事会对安盟的制裁。

至于报告本身的内容,我谨指出,其中的一些建议必然是有效的,将确保进一步加强制裁,以便彻底消除安盟发动战争的能力。但是,报告刚刚发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尚未有机会进行研究和充分的审议。我国政府因此将在适当的时候对报告发表见解。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扎希德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在你担任安理会主席以来第一次向安理会发言,我不愿错过机会,向你表示摩洛哥和摩洛哥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我们坚信,由于你的外交技能和经验,以及你对联合国的广泛知识,你将成功地主持我们的工作以及本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还请允许我转达摩洛哥代表团对福勒大使的祝贺,他作为安全理事会安哥拉问题制裁委员会的主席向安理会提出了报告。

我们还要感谢安理会同意我们的要求,使我们有机会澄清谈到摩洛哥王国政府和摩洛哥的情况——当然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但还是提到了。

在报告第 123 段中,专家小组指出,它获悉 1995 年萨文比将 25 万美元交由安盟在摩洛哥的代表寄存,这一数目后来数次增加。同一段还表明,头笔寄存款至少为摩洛哥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所知;根据报告本身,那是在对安盟实施制裁之前发生的事。第 125 段得出结论说,专家小组

“指出摩洛哥看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辑查或冻结安盟....转移到该国而摩洛哥官员知情的资产”。

这里法语文本中有一处错误,文中不应该是“某些官员”,而应是“一些官员”。正如报告前面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是在谈所有官员,而仅仅是其中一些。

为了去除含糊不清和澄清局势,我谨通知安理会,报告中所指资金在实施制裁之前便用尽。至于说所提到的安盟代表,我们已向制裁委员会及其主席正式报告,这位人士很久以前便离开了摩洛哥,今天我愿证实这一点。

最后,我愿重申摩洛哥对国际社会一切努力的支持,首先是对我们安理会的支持,恢复饱经战争蹂躏的兄弟的安哥拉的和平、稳定和繁荣。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摩洛哥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白俄罗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瑟乔夫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召开这次会议并使我们能够就这样一个重要事项向安理会发言。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欢迎安全理事会安哥拉问题制裁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的福勒大使所作的各项努力。我们欢迎他为了稳定安哥拉的局势建立一个给安盟施加压力的有效机制而作出的各项努力。联合王国国务大臣海恩先生、安哥拉外交部长米兰达先生和安理会其他各位代表在这里的发言显示了今天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白俄罗斯政府认为,福勒大使关于建立这样一个专家小组以便彻底调查对安盟制裁的执行情况的设想是一项非同寻常的新步骤。它肯定会有助于进一步动员国际社会的努力,确保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制度。

专家小组今天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十分重要。其中所载事实和建议应得到认真研究,然后联合国和安理会成员均应采取相应措施。

在目前阶段,我谨想对报告谈一些初步意见。白俄罗斯是专家小组默伦德大使今年 2 月早些时候所访问的国家之一。我谨指出,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允许了默伦德先生的小组有机会全面视察白俄罗斯边界和海关当局的工作、外交部的工作以及出口管理制度,以便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安哥拉决议的规定。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详细地回答了专家小组完成视察后在明斯克提出的问题。鉴于专家小组没有为提交资料提出任何具体时间期限,在我们共和国有关部门完成拟订答复工作之后立即向制裁委员会主席和专家小组主席默伦德先生提出。福勒大使今天谈到这点。

与此同时,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专家小组的报告没有提到白俄罗斯共和国坚定不移地承诺遵守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制度。报告也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专家小组没有发现白俄罗斯有任何违反安理会各项决议规定的行为。在这方面,我们谨指出,2 月 29 日又提交了更多的资料——有关专家小组提出的所有问题的详尽资料,而专家小组的报告是在 3 月 10 日印发的。我们希望,今后专家小组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能够载有这方面的有关信息。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指出,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律文书,白俄

罗斯共和国一向,而且现在和将来都将严格遵守安全理事会的所有决定。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准备与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以及整个安理会进行不懈的合作,以期实现政治解决安哥拉冲突。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比利时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亚当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比利时极为认真地阅读了今天议程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专家小组的报告。

我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路易·米歇尔今天正在罗安达,同安哥拉共和国总统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见。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我们两国政府都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制裁问题。

我们知道,安哥拉的儿童、男人和妇女都遭受了不可言状痛苦。因此,比利时坚定和毫无保留地致力于报告起草者所寻求的目标,并且同它们一样认为,安全理事会制裁的有效性和监测机制必须加以改善。本着这一精神,比利时遗憾地注意到报告中漏掉了重要的情况,而且包括某些没有根据的提法。

比利时政府确实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从实行制裁之时起就认真加以对待。关于我国政府行动三项重要内容似乎被该报告遗漏了。

在若干次内部筹备会议之后,报告中提到的一个部门间工作组——所谓的“钻石工作队”——在2000年1月建立。这个工作队自今年初以来已经开了五次会。它包括比利时所有有关部会和部门的代表。它已经研究并决定了若干措施,以改进监测钻石来源的机制。除其他外,这些措施包括由海关当局和经济事务部加强监测,以及与罗安达政府一起建立一个鉴别机制。其他行政措施正在工作队的审议之下。

然而,我们并没有坐等建立工作队来加强现有的管制,现有的管制已经导致没收非法的钻石。在工作队自那以来采取的行动之后,已经开始对涉嫌非法钻石贸易的不同人士进行海关和司法调查。

此外,在外交部长最近与钻石高级理事会管理部门进行的讨论中,后者承诺应比利时政府的要求修改其程序。除其他外,已经决定设立第二个工作组,包括比利时政府和钻石高级理事会的代表,以便起草一项行动纲领并确定将要采取的措施。

而且,从一开始比利时政府就与制裁委员会主席进行充分的合作。今年 2 月,已经通过口头并在书面上告诉制裁委员会主席关于政府采取的最近的措施,从而更新提供给委员会的信息。最后,3 月 3 日,外交部在布鲁塞尔发出的一份新闻稿中公开地宣布了这些措施。

已经向专家小组提供了关于比利时人或在国外经营但可能拥有比利时国籍的其他人的情况。令人遗憾的是,报告中没有提到这种合作,也没有提到目前比利时正在针对有关非法钻石贸易罪行的治外法权起草一项有效的法案。此外,钻石高级理事会和负责起诉与钻石有关罪行的司法当局之间已经有了一项议定书。

专家小组宣称已经发现,

“安特卫普市场的管制和管理规则非常松散,促使并也许甚至鼓励非法贸易活动。”(S/2000/203,第 87 段)

然而,比利时是欧洲联盟中根据 1962 年的两项法律以及 1987 年、1993 年、1995 年和 1997 年的若干项王室和部会的法令,对钻石进出口实行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许可证制度的唯一国家——我强调,是唯一的国家。与非欧洲联盟成员的国家进行的整个钻石贸易都受这一制度的约束。对欧洲联盟内的所有钻石贸易还有一个监测机制。

因此,比利时政府惊讶地发现,报告中没有或至多只能说部分地提到这些不同的措施,尽管已经适时地提供了有关的情况。因此,

“比利时有关当局不愿意对非法的安哥拉钻石走私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的管制”(同上,第 108 段)

这一提法似乎没有反映真实的现状。

我想提出的另外一点涉及报告第 88 段的完全错误的断定,即安特卫普大约有

4 000 至 5 000 名钻石商人在管制构架之外的所谓的“灰色”市场中经营。所有钻石进口商和出口商都被要求在安特卫普的许可证部登记,该机构为比利时经济事务部直接负责。珠宝商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就该问题而言,不管是在比利时,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报告的起草者显然忽略了这种差别。

尽管报告中提到确认钻石产地的基本问题——特别是在第 98 段和第 92 段,但这一极为复杂的问题显然被该报告所低估,没有加以充分的阐明。

比利时政府欢迎第 113 段中所提出的建议,即召开一次专家会议,以便确定一个管制制度,从而提高从产地到交易市场管制钻石的透明度和责任。我们将参与并确保比利时的专门知识促进这样一项努力。

最后,总的说来,我想强调指出比利时赞赏报告的明确和具体的语言,这将有助于使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法现代化。与此同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报告没有提到对我们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实际情况,我国代表团在纽约这里和在报告起草者访问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期间都转达了这些情况。

我感谢福勒大使在口头通报中就该问题补充的几点,但是,坦率地说,我更希望这些内容出现在报告中。因此,比利时要求,在安全理事会恢复讨论的时候,报告应加以更新,以便考虑到我已表明的这些因素。

最后,比利时重申它已充分准备要与制裁委员会进行密切的合作。我们赞成这样的看法:必须通过政治办法解决武装冲突,而不能——象报告那样——忽略助长冲突的不正当的经济机制。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乌干达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塞马库拉·基瓦努卡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这个机构的主席。我们赞扬你召集这次会议,讨论一个在我们区域非常重要的议题。我国代表团也欢迎安哥拉政府外交部长和联合王国政府处理非洲事务的大臣今天在这里出席我们的会议。

乌干达政府欢迎这份非常重要的报告(S/2000/203)。我们欢迎其中的建议,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将加强对安盟的制裁制度。然而,我国政府感到遗憾的是,尽管专家小组上个月与乌干达官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所交换的所有情况都遭到忽视。很显然,专家小组仍然不相信我们的话,仍然在报告中重复那些指控。因此,我要借此机会向安理会和主席先生你提出 2 月 16 日在乌干达所进行的讨论的记录。

调查违反制裁行为的专家小组于今年 2 月 14 日至 17 日访问了乌干达。该小组到乌干达是为了调查针对乌干达的各种指控——有人指控它违反联合国制裁,与安盟进行勾结。该小组在乌干达是为了调查对乌干达的各种指控——关于它违反联合国的制裁与安盟勾结的指控。小组成员于 2 月 16 日星期三与乌干达政府官员进行了会晤。他们是由安德尔斯·莫兰德大使率领的。

该小组提出了一些问题,并提出了指控,要求乌干达政府作出答复。乌干达政府将这些问题归为几类,它们载于文件 S/2000/200 的附件。

第一类是所指控的乌干达政府对安盟的军火转让。该小组要求了解乌干达于 1998 年和 1999 年年初经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进口的军用坦克是否有一部分是以安盟控制区为目的地。

专家小组想了解安盟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同卡比拉政府交战的、由乌干达支持的让·皮埃尔·贝姆巴反叛运动之间是否有关系。该小组想知道乌干达是否为反叛运动规避武器禁运的军火供应渠道。

该小组想从乌干达政府那里了解是谁签发了从乌干达再出口军火的最终用户证书。

专家小组想查明乌干达海关手续的真实情况,安盟的钻石是否可能进口到乌干达,再从乌干达出口,以及再出口石油产品到安盟控制的安哥拉地区。

专家小组想了解从乌干达飞出的空中补给和货运飞机的资料。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何一位据称高级的政府官员要求放行 1999 年 8 月在卸货之后因涉嫌运

载军火到安盟控制区而在赞比亚被扣的一架货机。据称,乌干达政府中有人要求赞比亚总统奇卢巴介入,以释放该架飞机。

专家小组想核实据报 1996 年至 1999 年 12 月期间乌干达高级陆军军官对安哥拉的安盟控制地区进行的访问。它还想查明安盟的若纳斯·萨文比是否于 1999 年 10 月和 11 月访问了乌干达,以及是否另有其他安盟高级官员也进行了访问。

该小组要求乌干达政府如实说出乌干达是否有以下人员和其他许多人的任何资料:维克托·布特或布图夫——他是一名以不同姓名驾驶货机的军火交易商;雅克·“基基”·拉迈尔——他拥有飞机并且参与空运燃料给安盟。

乌干达政府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复如下。关于对安盟的军火转让,就大批军火的最终用户证书而言,它们只能由国防部常务秘书签发。国防部常务秘书办公室向专家小组证实从未为运往安哥拉的军火签发过证书。

关于所称的 1998 年和 1999 年经达累斯萨拉姆港进口坦克并且据称运往安盟一事,乌干达政府告诉专家小组说,经达累斯萨拉姆港进口的所有坦克都仍在乌干达武装部队手中,它请专家们去实际查证这些事实。

乌干达政府告诉专家们——我谨在此告诉你,主席先生,以及安理会——乌干达没有也从未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刚果解放运动供应武器给安盟。众所周知,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反叛集团的大部分武器是从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部队和战败的卡拉盟军——即乍得部队——那里缴获的。

我要告诉安理会,虽然乌干达目前同让·皮埃尔·贝姆巴的刚果解放运动合作,但指令我们的伙伴与谁合作并非我国政府的政策。因此,乌干达政府不能对反叛集团手中的武器负责。

关于海关手续,我要告诉安理会,正如我国政府已告诉专家小组的那样,我要告诉你,乌干达没有海港。大部分进口物品(实际上有 70%)都是经由陆路。关于过境货物,乌干达岁入总署的海关部门从入境点接收过境货车并护送其到出境点。在多数情况下,集装箱的原有封条一直保持原封不动。如果有任何引起怀疑之处,海

关就对货物进行实际核查,随后在集装箱上印上乌干达税收局的印章。对于所有过境货物的情况,都在入境点实行关税保留,在最后退还相同数额。

在内陆集装箱仓库对预定运往乌干达的货物实行全面核查。政府告知专家小组,记录清楚地表明乌干达既未进口也未再出口钻石。大家知道,乌干达不生产石油产品,也不经过陆地或海洋再出口这些产品。

对于从恩德培起飞的货机,该小组被告知乌干达在恩德培只有一座国际机场,有三条跑道。其他的机场不是草地就是红土地,只能承受轻型飞机。

乌干达政府是《芝加哥民用航空公约》的签署国;因此,乌干达有责任不让侵犯其他主权国家领空的飞机进入自己的领空。恩德培的机场向很多租赁飞机开放并供其使用,但无法在不引起政府注意的情况下从那里进行秘密飞行。

报告特别提到一架在赞比亚被扣押的飞机,它据称在恩德培之外活动。主席先生,我要告诉你:该飞机是在其被扣押的一个月(7月份)之前最后一次离开恩德培之后在赞比亚的卢萨卡被扣押的。它据称离开恩德培而前往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如果它转向卢萨卡,乌干达政府则对此没有责任。没有记录表明该飞机在被禁止后返回恩德培,尽管操作员几次试图使之返回。

乌干达政府强烈反对关于政府一名十分高级的成员就释放该飞机一事同奇卢巴总统联系的指控,我们坚决反对暗示与奇卢巴总统联系的那名乌干达高级官员可能是奇卢巴总统的对等官员。我们要求专家小组就这一影射拿出证据。

对于安盟官员访问乌干达以及回访一事,我要告知安理会,萨文比先生在所说的这些日期从未访问过乌干达。自实行旅行禁令以来没有任何安盟官员访问过乌干达,也没有任何乌干达政府官员访问过由安盟控制的安哥拉地区。该小组所提出的人名并未出现在乌干达记录中的任何一处。

对于该小组提出的其他问题,即安盟帮助乌干达武装部队并在基桑加尼安置了一个防空武器阵,该小组被告知——我重复一遍——乌干达政府认为该小组会得出乌干达政府要依靠一支无经验的叛军来防卫其领空的结论,是可笑的。

关于所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事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乌干达武装部队没有把持与安盟控制地区相连的任何领土,因此关于两个武装部队正在勾结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最后,我要指出该小组被告知一个安哥拉情报官小组在两国政府合作的框架内访问了乌干达,并有机会走访他们感兴趣的该国不同地区,但却没有拿出任何可牵连乌干达的证据。只要该小组愿意,乌干达政府接受并欢迎任何来自安哥拉或该小组调查人员的后续访问,以消除对所谓的乌干达和安盟间的勾结的怀疑。

我们表示乌干达支持《安哥拉和平协定》,尊重和遵守所有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该小组被告知,乌干达会把其调查情况提交安全理事会安哥拉委员会主席,他则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乌干达政府借此机会重申它对安哥拉人的表示,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前来乌干达交叉核对在这段期间提供的信息及在该报告中所提出的指控。

最后,乌干达致力于非洲的和平与安全,同安盟没有任何勾结,乌干达从未也永远不会支持任何破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制裁的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根据关于安哥拉局势的第 864(1993)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福勒大使发言,回答提出的一些看法和问题。

福勒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实际上与所有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你及安理会中的同事同意给被控违反制裁的国家的代表一次机会来进行自辩。我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我很高兴他们有这样的机会。

当然,我反对任何关于最近成为钻石生产国的我国在执行安全理事会制裁时有某种偏见。此外,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没有任何加拿大人参与以诡秘或其他的方式向媒体泄露有关该小组报告的任何文件。实际上,我个人对发生的这种泄露情况深感遗憾,特别是鉴于其严重的不准确性,我对这种泄露所造成的任何困窘表示歉意。

有人发言很刺耳,说小组使用的证据规则不合适,我想指出小组使用更高的标

准——被小组认为可信的证人不止一个,他对于具体违反的情节有直接亲身的了解——这个标准比大多数国家的法院例如在贿赂案件中使用的标准更高。

1月初对被俘和变节的安盟军官在卢旺达进行的15个小时的访谈当然是在小组开始调查之后四个半月录音的,因而被用来佐证、证实或淘汰小组成员在广泛旅行中得到的大量证据。

我知道这不是安全理事会的一次典型会议,任何国家要忍受这样的指控也不容易。在说明了这一点之后,今天下午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特别是摩洛哥和白俄罗斯——我对此表示感激。毕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做的事是要改进我们的数据库和我们的信息交流,这一次会议在这方面是有益的。

发展这种信息,以及提供我们今天早晨从小组得到的建议当然正是我们要专家小组做的。正如我今天早晨所说,我认为他们干的很不错,而且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本来还应该补充一句——现在我很高兴地补充一下——小组这么做的时候既没有恐惧也不偏袒,我想这从报告中可以清楚看出。

面对令人信服的高级人士同谋的证据,我想强调小组没有办法只好报告。在武器和战争物资方面,制裁几乎长达七年受到个人、政府和商业企业的蔑视,这是可悲的。直到最近,关于安哥拉没完没了的内战安全理事会的意志在限制对安哥拉人民的恐怖行动方面根本没有作用。显然,安理会希望改变这一状况,小组提供了变革的蓝图。

然而,如果不对我们行事的方式以及我们要求所有会员国遵守的标准方面作大刀阔斧的变革,那么就不可能有所改变。因为有大量证据表明制裁一直受到严重违反,而一直没人同意这一点。否则萨文比怎么能以现在的方式继续进行这一场战争?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知道这些制裁受到违反,了解怎么会这样不会令人感到意外。在我们制定制裁纪律的新标准使安盟无法走军事道路的时候,我们期盼着同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密切合作,包括今天下午发言的那些会员国。

我在结束发言前想对我的同事杜特雷奥大使就他今天早晨的发言说一句话。

他问了好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六个月的时间还不够回答,但是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他有权提这些问题。我们当然需要了解更多情况,正如小组所建议的,我非常希望我们将安排一个连续的机制取得他所需要的回答,甚至能提出更多的问题。当然,因此我才向安理会提出小组的一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即建立一个连续的机制以便能提供更多的答案,并在互动过程中提出更多的问题。

杜特雷奥大使自己承认他知道某些信息的来源不能披露,但是其他则可以而且将会披露。关于他具体所问的具体声明的来源和小组提出的指责是否及时,我可以请他把问题提的更确切一点,我会请小组尽力回答他的具体问题,同时铭记小组已超时工作而没有付给他们报酬。他们来这里是因为他们决定要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也许最好不要对他们有过份要求——直到我们决定我们今后将怎么做以及我们是否会想些办法使他们或他们的继任者能为这一具体的公益事业继续工作。

我想向杜特雷奥大使保证小组完全知道具体制裁生效的具体时刻。毫无疑问,小组知道武器禁运从 1993 年生效,旅行和外交制裁从 1997 年生效,钻石制裁从 1998 年起,这些时间的实际状况都非常认真地反映在他们的调查结果、结论和建议中。

法国代表团问,是否事先同那些被指责为破坏制裁的国家和政府磋商过。我想突尼斯大使的问题大同小异。简短的回答是同他们磋商过,小组同他们磋商过——有一两次当小组访问某些国家并且想进行切实对话时受到颇为无礼的对待——而且我也在小组报告发表之前几天同他们磋商过。我想这么说时必须指出我没有向那些后来被报告指责为破坏制裁的国家的代表提供小组报告的确切细节或结论,这些细节或结论我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直到两个星期前。但是,我的确会见了有关人士,使他们对我预期小组将达成的调查结果的范围有一般性然而却是明确的了解。

最后,作为受命执行这些措施的委员会的主席,我希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进行

合作或对小组的具体要求直到现在没有具体响应的各国政府也许不久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向我作为委员会主席而不是向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小组提出这些信息,我可以确保会提请委员会注意这种信息,并因而贯穿在我们今后在这领域的工作中。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今天详细调查为什么对安盟的制裁没有运作的更好以及我们今后如何改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的名单上已经没有别的人发言了。

在先前磋商中,安理会决定召开另一次公开会议使联合国更多的会员国有机会参与这一问题。我对此不抱成见,我们的谅解是如果有必要而且会员国提出发言的要求,那么也许我们将安排这样一次会议。

无论如何,安全理事会将继续审议此事。

下午 5 点 30 分散会